

[美] 玛丽·希·克拉克 著

狐狸计划



A Stranger Is Watching

狐狸计划

〔美〕 玛丽·希·克拉克 著

柳 岸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济南

A Stranger Is Watching

Dell®TM 681510, Dell Publishing Co., Inc.

First Dell printing—March 1979

责 任 编 辑：高建军

装 帧 插 图：张学锋

狐狸计划

〔美〕玛丽·希·克拉克 著

柳 岸 译

•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•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75印张 2插页 120千字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000

书号：10331·218 定价：1.10元

主要人物表

史蒂夫·彼得森——《事件》杂志主编。

莎伦·马丁——专栏作家，史蒂夫的女友。

罗纳德·汤普森——被判死刑的青年，十九岁。

汤普森太太——罗纳德的母亲。

尼尔·彼得森——史蒂夫的儿子。

多拉·勒夫特——史蒂夫家女佣人。

比尔·勒夫特——多拉的丈夫。

尼娜·彼得森——史蒂夫原妻，被杀。

罗杰·佩里——史蒂夫邻居。

格伦德·佩里——罗杰的妻子。

玛丽安·沃格勒——罗杰家的女佣人。

詹姆斯·沃格勒——玛丽安的丈夫。

拉利——退休女教师。

休·泰洛——联邦调查局侦探。

汉克·拉蒙特——联邦调查局侦探。

鲍勃·柯纳——罗纳德的律师。

凯西·穆尔——副检察官，鲍勃的女友。

阿蒂·塔格特——机械师，又名奥古斯特·罗梅尔·

塔格特。

当今最佳惊险小说之一……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……这种分秒迫近、紧张惊险的小说高潮，是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媲美的。

——《旧金山新闻报》

这个茫茫夜色中冒出的奇怪的人“狐狸”，会吓得你灵魂出壳！……这是今年可能读到的最好的惊险小说。它有着一种震颤神经的强烈的吸引力，使你一口气读下去，随着众多悬念的展开，直至惊心动魄、生死搏斗的高潮……真是一位小说大家！

——《达拉斯时报》

骇人听闻的阴谋……叠伏丛生的悬念……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。

——联合通讯社

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说……它的每一页都紧紧抓着读者……牵着你进入绝妙的高潮。

——约翰·巴克罕

▲▲

三

贝勒特默饭店932号房间，他坐在电视机前。

窗外北风呼啸，彤云翻滚。虽然闹钟拨在六点，可凛冽的寒风刮得那么可怕，弄得窗扇咔嗒嗒地响个不停，使他本来就不安稳的睡眠更加不得安宁，时间未到就被吵醒了。

电视新闻又在报道最近接连发生的几起马路凶杀案，音量低得几乎听不清。他暗自好笑，不再感兴趣，也不扭大音量，一心等着看《今日》特邀来访节目。不知是硬背椅不舒服，还是心情过于激动，他一会儿翘起二郎腿，一会儿又放下。

黎明，微曦。这一天终于到了。突然意识到这一点，他血脉骤然加快，拿剃刀的手不由自主地颤了，竟划破了嘴唇。一点带咸味的血进了嘴，恶心得差点吐出来。

他厌恶血腥味儿。

昨晚登记客房，夜班职员一个劲地打量。他自知大衣看上去不够派头，特地脱下来搭在手臂上，露出里面高级、笔挺、崭新的西装。这西装是专为这次行动而买的。尽管如此，饭店夜班职员还是露出嫌隙的神情，问他是否预定了房间。

虽说没有住过豪华的大饭店，但他知道该怎么应付，故意矜持冷淡地瞥一眼，慢慢说：“预定了。”

职员一时显出拿不定主意的样子，可一当他不用信用卡而直接用现金支付房费时，轻蔑马上变成了殷勤。“住到星

期三早晨”他临走说。

这房费三个晚上共付一百四。就是说，到离开时他身上所剩的只有三十元了。不过应付这两天还是绰绰有余的，而星期三，又会有八万二千美元。

又是她的脸。他闭上眼睛摆头驱赶。每次眼前出现她的脸，随后总是那双眼睛；瞪得象一对灯，处处跟着他，盯着他，不肯闭上……

商业广告结束。他倾身向前，离电视机更近了。下面是他要看的节目了。开始了。他拧大了音量。

《今日》节目主持人汤姆·布罗考令人熟悉的面孔占据了整个屏幕。他一板正经，嗓音低而柔和：

“恢复死刑之事，目前已成为越南战争之后国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。恰好还有五十二个小时，即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中午十一点半，十九岁的罗纳德·汤普森就上电椅了。这是今年以来第六起死刑。为此，我们特邀……”

摄影机后移，屏幕上出现汤姆·布罗考两边的人。右边的是个男子，三十出头的样子，淡茶色的头发夹着灰白，发式潇洒，带些不修边幅的味道。他合着双手，十指向上分开顶着下巴颏，颇象在祈祷，使冷淡的蓝眼睛和眼上卧着的黑眉十分突出。

另一边坐着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子。她坐得笔直，蜂蜜般暖色头发梳向头后，戴着软发髻，衬托出俏丽的脸庞，袅娜的身姿。她双手夹在膝内，抿湿了嘴唇。

汤姆·布罗考开始介绍：“这位是莎伦·马丁，报业辛

迪加的女专栏作家，也是畅销书《死刑的罪恶》的作者。这位是史蒂夫·彼得森，《事件》杂志主编，是大众传播媒介中著名的力主恢复死刑的人士之一。观众也许还记得，六个月前我们曾在这个节目中邀请过他们，他们都为各自的观点做过有力的申辩。”

他转向史蒂夫，话音轻快活泼起来：“请你先说吧，史蒂夫先生。鉴于目前公众对死刑的强烈反响，你认为自己的观点仍然是有道理的吗？”

史蒂夫欠欠身，沉着地回答：“当然，我深信不疑。”他神态镇定。

节目主持人转向另一位客人：“莎伦·马丁，你呢？”

莎伦在座位上挪挪身，转向提问者。她有些疲倦。近一个多月她几乎每天忙碌二十个小时，不是同有名望的参议员、众议员、法官、人道主义者接触，就是到各大学、各妇女俱乐部演说，发动大家给康涅狄格州女州长写信，打电报，抗议罗纳德·汤普森的死刑。反响是巨大的带有轰动性的。她指望格林州长能重新考虑，并对此很有信心。

“我看，”她字斟句酌，“我认为，我们，我们的国家，目前在向欧洲中世纪倒退一大步。”她拿起身边的报纸，“请读读今天日报的标题，分析分析！血腥味儿十足哇！”她飞快翻开一页，“请听这个——康涅狄格州在调试电椅；还有这个——星期三处死十九岁青年，这个——判了死刑的凶手喊叫无罪……整版都是。多么耸人听闻，多么残无人道！”她咬着嘴唇停住。

史蒂夫飞快瞥她一眼。他们刚被告知，州长在敦促立即公布反对延期执刑的决定。受到这个打击，莎伦要是能不病倒已经是奇迹了。对于今天在电视台露面一事，他俩的意见始终不一。他觉得州长的决定使莎伦在电视台的出现变得毫无意义，而史蒂夫自己说真的也不想来。但既然来了，总得说几句：

“我认为，对每一个正直的人类成员，用不着耸人听闻的宣传。道理很简单：杀人者必死。”他说，“当然要强调，判死刑必须充分考虑可以减刑的情节，不能草率从事。”

“请问：罗纳德·汤普森作案时是十七岁刚出头，还够不上成年人的资格；这样的事实是否应当被当作减刑的条件来加以考虑呢？”布罗考迅速插问。

史蒂夫回答：“你是知道的，我不准备就汤普森的问题发表具体意见。让我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是欠妥的。”

“我明白这层关系，彼得森先生，”节目主持人说，“但在死刑争论上你是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的，在……”他略微犹豫，又轻声继续说“在罗纳德·汤普森杀你妻子之前好几年。”

罗纳德·汤普森杀你妻子。猛地听见这话，史蒂夫心头一震。声虽轻而字字都象重锤砸在心上。虽然已经事隔两年半了，可尼娜被人以那种方式残杀的情景仍旧历历在目。那闯入家门的人，手段残忍，用她的围巾把她活活勒死，惨不忍睹……

他竭力驱散心头的往事，双目直视前方：

“过去有一段时间，我也曾希望我国能永远废除死刑。但是正如你所指出的，在我家发生这场悲剧以前很久，我就得出结论：如果我们想保护人们最基本的权力，包括安全走路的自由，安全居住的自由，就必须制止暴力犯罪。不幸的是，制止凶手的唯一办法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以死刑威胁潜在的凶手。事实证明，自从两年前恢复死刑以来，全国各大城市凶杀案数量都有了显著的下降。”

莎伦激动地倾身向前。“说得多么合情合理呀！”她喊起来，“你知道不知道，有百分之四十五被判决的人都是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？其中许多人又有悲惨的家庭背景和漂泊坎坷的身世。”

贝勒特默饭店932号房间的那个观众把视线从史蒂夫·彼得森身上移到莎伦·马丁，认真琢磨起这个姑娘来。这就是让史蒂夫越来越感兴趣的那个女作家。她不象史蒂夫的老婆，项挺背直，显然更高一些，有着行动敏捷的人所特有的苗条身段。而他老婆则娇小玲珑，有少女般圆圆的乳房和乌云一般的青丝黑发。每当她转头顾盼，卷曲的乌发就象青云缭绕在前额和耳际，样子十分动人。

莎伦·马丁眼睛的颜色令他联想起大海。据说琼斯海滨素有艳遇的名声，他去年夏天曾特地开车跑去。谁想运道不佳，刚要捉弄一个浑身湿淋淋、穿着三点式游泳衣同他眉来眼去的青年女子，她就喊叫“鲍勃”。不到一分钟名叫鲍勃的傢伙就赶来质问。他只好死了那心，移开毯子躺在一边，望着大海出神。海色随着波浪的翻滚而变幻无穷，浅绿，对，

是浅绿，浅绿中泛着蓝。他就喜欢那种颜色的眼睛。

史蒂夫在说什么？嘿，他说他根本不为凶手而只为受害者感到遗憾。“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。”

“我又何尝不为受害者难过？”莎伦大喊大叫，“可也不能顾此失彼！难道给罗纳德·汤普森改判无期徒刑对他这辈子还不够吗？”她忘掉汤姆·布罗考，忘掉了电视摄像镜头，完全象平时同史蒂夫争论问题时一样，“你怎么能……”

“同情受害者也不能这样冷酷对待……”“谁的生命不珍贵……”“别想在这儿扮演上帝裁决一切……”

就象六个月前的那次电视露面，争论以同样的方式开始，又以同样的方式告终。最后汤姆·布罗考说：“时间快到了。彼得森先生，可不可以这样总结一下：尽管全国连续爆发了公众示威、监狱骚动和学生嘲弄活动，你仍旧坚持认为凶杀案数目的锐减证明了恢复死刑是必要的？”

“对此我深信不疑——社会有自我保护的责任，政府也负有保护市民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责任。”

“莎伦·马丁？”布罗考迅速转向她。

“我认为以死来惩罚是不必要的，是残忍的，我们完全可以用别的方法，如社会教养的方法，感化的方法，来保证家庭安全和社会的安宁……”

汤姆·布罗考连忙抓紧时间讲结束语：“莎伦·马丁，史蒂夫·彼得森，感谢二位应邀前来……”

贝勒特默932号房间的电视机被“啪”地关上。有好长时间，这个肌肉强健，膀宽腰圆，身着绿花格呢西服的男人坐

在那里，瞅着黑了的屏幕盘算着心事。他把计划从头到尾仔细推敲了一遍，考虑了所有细节和可能出现的问题，直到最后完全满意。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拿定主意：莎伦·马丁今晚可能去，拿她该怎么办？

他曾计划把她简单地从那儿除掉。

可不可留下她？她太漂亮了。

他回味起那双动人的眼睛：大海般的色彩，转盼生辉，秋波撩人。

他不禁意荡神摇。

在他看来，她对着镜头时就好像在对他眉目传情。

说不定她会爱上我……

即使她不爱，摆布她也很容易。只要把她和小孩留在格兰德总站的那间密室，到星期三中午十一点半，一切就……

二

他们肩并着肩一起离开演播室。莎伦的花呢披肩压在肩上，不胜婀娜。她感到手脚发冷，去戴上手套，发现手指又被那枚古式月亮宝石戒指弄脏了。戒指是史蒂夫在圣诞节送给她的礼品，含酸量高的人戴上这种真金戒指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。

史蒂夫上前一步，为莎伦拉开外门。门外晨风飕飕，寒气逼人，大雪初降，鹅毛般的雪花纷纷扬扬扑到脸上，冰凉冰凉的。

“我给你叫辆出租汽车。”他说。

“不用，我倒想走走。”

“别傻了，你已经够累的了。”

“没事，走路能清醒清醒脑子。唉，我说史蒂夫，你干嘛那么固执，顽固不化，心肠那么恨？”

“别再吵架了，亲爱的。”

“不，这不是吵嘴。咱们还得辩论。”

“但不是现在。”史蒂夫低头瞅着她，不胜怜爱和关心。她脸上失血，疲惫的眼中布满细细的血丝。雪花融化在额头和面颊，冲淡了电视化妆，现出了她苍白的倦容。

“你需要休息了。能不能回家睡一觉？”

“不行，我还得完成专栏。”

“还是想法睡他几个小时吧。晚上五点三刻左右到我家去好吗？”

“史蒂夫，我不愿说死。”

“就这么定了吧。咱俩有三个星期没见面了。今晚勒夫特夫妇正好要出门，希望你能来，同我和尼尔一起，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。”

不顾周围有那么多匆忙涌入洛克菲勒中心大厦的人，史蒂夫捧起莎伦的脸，注视着她。她的表情忧郁、伤感、疲乏。他郑重地对她轻声说：

“我爱你，莎伦。你是知道的。这几个星期我牵肠挂肚的一直想着你。该谈谈咱俩的事了。对吗？”

“史蒂夫，咱俩观点不同，我担心咱们会……”

他低下头吻她，深情地、热烈地。她嘴唇倔强地绷着，身上紧张、僵硬。“啊！”她似乎要被融化。他退回身，扬手招呼一辆过路出租车，为她打开车门，告诉司机她的地址。关门前他又问：“可以期待你今晚到我家来吗？”

她默默地点点头。史蒂夫目送汽车消逝在街头，飞步朝西走去。为了今晨六点半准时到达演播室，他昨晚没回家，在纽约饭店过宿的。现在心急火燎地要赶在尼尔离家上学前同他通个电话。每次出门离家他都不放心。尼尔最近又常做恶梦，醒来时总是哮喘，有时窒息。虽然勒夫特夫人每次都及时叫大夫，但尽管如此……

讨厌的冬季，太潮湿，太寒冷。要是到了春季，尼尔能常出去跑跑，或许体质会好点儿。冬季他的脸色一直不好。

春季！我的上帝，现在就是春季了。自从过了春分点，冬天就该正式告终。可是从天气预报上谁又能找到春天的足迹呢？

史蒂夫从街角向北拐。屈指算来，同莎伦相识整整六个月了。六个月前他们在电视台结识，傍晚他又去公寓找她。这第二面，她提出步行去格林街的泰沃莱馆，说这样可以路过中央公园。他提醒她已入秋了，傍晚气温会凉的。

“那正好，”她笑着说，“我正好越来越受不了这热劲儿呢。”

一路上他默默欣赏她的步态：轻盈、利索，跨着富有弹性的大步。米黄色的夏装配上她的头发，色调十分协调。加之系带束腰，胸部丰满，更显得身段苗条，丰姿绰约。他记

得那天的每一件事，记得秋风扫来从树上飘落的 第一片树叶，记得夕阳红霞衬托出的那一碧如洗的蓝空……

“一天傍晚也是刚入秋，我反复品味那首卡姆劳特的歌，”她畅吐情怀，“这首歌你知道，就是《假若我要离开你》。”她轻声哼唱起来：

“让我怎能离开你，
秋雨连绵情依依，
多么光彩，你被秋风焕发的精神，
更让我恋恋不舍难别去……”

她的女低音字润音圆，感情丰富，余音婉转，十分动人。

假如我要离开你……

他是那时坠入情网的吗？

那个傍晚简直太妙了。别的餐桌的客人换了一拨又一拨，他俩却谈笑风生，几乎忘记了时间。那天都谈到什么？无所不讲。她告诉他她的身世，她父亲是一家石油公司的工程师，她和两个姐姐都出生在国外，两个姐姐现在都结婚了。

“那你为什么还拖着呢？”他连忙问。两人都知道，他的真意是问“你有意中人了么？”

她嫣然一笑，解释说，在当专栏作家之前，她几乎天天都在为自己办的报东奔西跑，生活既紧张又充满乐趣，根本没时间考虑个人的事。连自己都不明白大学毕业后的这七年是怎么一晃而过的。返回的路上，他俩自然地手拉上手。她

又请他上她那儿喝点宵夜酒。她说“宵夜酒”一词时，微露腴腆，发音很轻。

他去配酒。她摸到火柴点燃壁炉。两人摸着黑坐在沙发上欣赏火苗。

史蒂夫至今仍生动地记得那时的感受。火苗跳跃，笼罩着她温柔的情影，在她头上闪着金光。她间或一笑，格外迷人。当时他真想张开双臂拥抱她，然而临到告别，却只是轻轻的吻……

“星期六，你若不忙的话……”他在等待。

“我不忙。”她赶紧说。

“那我早晨给你打电话。”

开车回家的路上，他明白两年来不时爆发的、让他情绪不定的情感饥饿快要结束了。假如我要离开你……可别离开我，莎伦。

跨进办公大楼，时间是八点一刻。《事件》杂志的警卫对他提前上班已经司空见惯。走廊里空无一人。他进入第三十六层办公室，立刻往家打电话。

勒夫特夫人接电话：“尼尔吗？没事。他在吃早点，应该说，是啄早点。尼尔，你爸爸打来的。”

尼尔接过听筒：“哎，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”

“八点半。我五点有个会。勒夫特夫妇还是打算晚上看电影，是吗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莎伦六点以前会去的，这样他们就能出门了。”

“知道，你告诉过我。” 尼尔似乎不以为然。

“得啦，祝你今天快乐，儿子。穿暖和点儿，气温在急剧下降呢。那边下雪了吗？”

“还没下。只是乌云多一些。”

“好啦，晚上见。”

“爸爸再见。”

史蒂夫眉头打结。尼尔曾是快活的，沐浴在幸福中的孩子。尼娜的死改变了一切。他孤僻、整天郁郁不乐，满怀心事似的。现在史蒂夫就指望莎伦了。莎伦在做努力，他看得出她是真心的，竭力在温暖尼尔的心田。可尼尔呢，却一直没有反应，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变化。

时间。任何事情都需要时间。他叹口气，转向桌后的写字板，去取昨晚写的“社论”。

三

932号房间的房客上午九点半离开贝勒特默饭店。暴风裹着雪，呼啸着，扑向行人，催促人们快走。行人翻起衣领，缩成一团，藏着脖子只顾赶路。

对于他，这是难得的好天气。这样的气候是没有人会注意别人在干什么的。

在第2大街的旧货店门前，他停住脚。不乘几分钟一趟的公共汽车，他一口气走过十四个街区。走路是很好的锻炼方式，有益于保持身体健康。